

## 如果还能飞得再高些(小小说)

□ 徐建英

一进阳台，我看到肖杰手里捏着一只雀。

那是一只很小的雀，缩着小脑袋窝在肖杰的大手里，显得更小。

我忍不住伸手，肖杰警惕地躲开我的手：“你想干嘛？”

“你看看，你手里的涂料，都沾到小麻雀身上了！我还想问问你到底想干嘛呢？”

“我准备放了它！难道你连一只鸟雀的事都想管？”

我一脸委屈：“我就是想摸一下它。”

这是真的，我真的只是想摸一下。因为它太小，背上毛茸茸的黑褐色小毛，腹部灰白，实在可爱。如果有可能，最好能把它养着，最近心烦，有只麻雀养着解解闷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肖杰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着脚下刚打开的涂料桶，终于不躲了：“那你得轻一点。还有，这不是小麻雀，这是一只小燕。喏，你看到外面的燕子窝没有？”

我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小燕，试图拭去它背羽沾上的白漆，瞪了肖杰一眼。

我居住的这一片都是老胡同，一条巷道进去，都是青砖蓝瓦的两层老楼。我家住在胡同口。燕子们大大方方地在我家阳台外垒巢结窝，我怎能不知道？

我有些好奇地看着肖杰：“这是你从外面抓进来的吗？”

他伸出手，估计想像以往一样轻敲我的脑袋，只是手伸一半，他看着自己手上沾染的白漆又停了下来：“想什么呢？它是从窗户外掉进来的，刚好撞在我手上，你摸完，就得把它放飞了，它的老母亲一直在窗户外叫呢。”

的确如此。阳台外的空调外机上，站着一只稍大的燕子，它歪着头，正警惕地盯着我们。我走向窗边，轻轻松开手，那只小燕在老燕的带领下，扑扑腾腾飞离我的掌心，回到窗外的燕窝里。

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与肖杰横眉冷对多日的气氛也有了温度。严格地说，是我女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不想与他再计较。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夫妻之间如果老为孩子的事闹矛盾，终究不是和谐家庭的良策。

饭后，肖杰主动刷了碗，然后对我说：“等儿子实习期过，我们再问问他的想法后启动，行不行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，你再耐心等待。”

我的心情彻底好了。

事情的起因，是我无意中在人社局看到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，说与儿

子小伟听，小伟很感兴趣。他说他学的是新能源，如果在学校旁边开一家新能源车专卖店，他负责技术，我帮他销售，稳赚。母子一拍即合。

这事说与肖杰听，他一百个不赞成，说小伟大学还没毕业，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历。我说店一开不就有社会经验了吗？他怒了，说这么大的投资你给孩子当社会经验，你是钱多了吗？就算国家有部分扶持，但我们的家庭也担不起这样的试错成本。

孩子的店还没开呢，在肖杰嘴边就成了试错成本，他还想不想孩子成长？想不想孩子有出息？我当即与他吵起来，然后是长达半个多月的冷战。要不是怕小伟知道后难过，按当时的势头，恐怕都有可能闹去民政局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们消失半个多月的饭后散步又被重捡起来。

过胡同口的时候，几个孩子围在那里叽叽喳喳讨论，声音一股脑钻进我的耳朵：“我们送医院吧？”

“你傻呀，医院是给人类治病的。”

“对，应该送宠物医院！我家的猫咪生病了，就是送宠物医院的。”

“它还能救活吗？”

“它是死了吧！你们看它的腿，突地伸一下，就没动静了。”

我好奇拢上前，看到地上躺着一只已无声息的小燕，它头部全是血渍，黑色尾巴有一抹白，格外显眼——那是我家刷阳台的艺术涂料，初看是白，细看那漆色中又透着一层浅金色。

此时，巷道中有几只燕在不停地绕飞，其中一只，发出阵阵痛苦的哀鸣。

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中午的时候，这一大一小不是一起回了燕子窝吗？

肖杰说：“看这伤痕，估计是再次试飞的时候掉下来，被路过的自行车压了，或是被人不小心踩了。”

“唉，如果能飞得再高一些多好！”

“不。以它目前的状态，如果它能飞得更高，结果会更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飞得再高一些，估计会掉在来来往往的行车道上，很有可能刚掉下，迎接它的就是飞驰而来的车轮。”

我若有所思：“我懂了，因为它还是一只雏鸟？”

“不。”肖杰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“是因为它的翅膀还不够硬，而它的母亲心太急，早早地诱导了它的试飞。”

我怔怔地看着肖杰，心下一惊。

徐建英，湖北通山人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等刊物，出版小小说集《守候一株鸢尾》。

## 天空，不经意收走云朵(诗歌)

□ 苏然

坐在窗前，看云朵在天空  
随心所欲，跟着阳光走  
翻过对面的高楼，又翻过右边的高楼  
与滇西南高高低低的群山相遇

岁月从东到西，带走了我的半世光阴  
所幸回味悠长，前路漫漫  
万里河山照耀云的影子  
那是我流落在外的肉身  
在云天下，完成了一次次飞翔

飞翔，最后消逝

落日的余晖印在对面墙上  
暖色调的光晕，正好与内心对应  
时光悄悄流逝，生命缓缓老去  
天空，不经意收走了云朵

苏然，云南普洱人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延河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刊物，著有诗集4部。



袁牢风光 三月雨 摄

## 哀牢山中(外一首)

□ 吴若木

会迷路吗？莽莽的哀牢山，  
倘若生灵能倾诉，  
倘若它们压抑不住  
满心的新奇，  
就会喋喋不休。会迷路吗？  
短尾猴隐匿在林间，  
它们像最灵动的幻影。

每个早晨，我漫步在这山间，  
思索着：  
若我对万物的感知封闭，  
生命将如死水。

因此，每个清晨，我呼吸。  
此刻黄麂从苔藓的休憩中窜出，  
身姿矫健——  
仿佛整夜它们都在谋划  
如何自在生活，并且拥有了  
敏捷、轻盈的四肢。

### 雷诺阿的蕾丝

我想蕾丝是记得我的  
它轻柔如絮，悄然掩住发丝  
阳光为少女披上金缕，每一寸肌肤

都晕着暖，似蜜桃初绽的粉腮

她的眼眸，是湛蓝湖泊  
藏着星辰与梦的闪烁  
睫毛轻颤，如蝶翼欲飞  
扇动着青春懵懂的温热

她唇角微扬，笑意浅浅  
似藏着心底甜蜜的小秘密  
时间在这一瞬凝止  
艺术将她的美，永恒铭记

我的假想，冰晶般绵密地延伸  
在至幻的高空的卷层云  
我听到闹市的展厅里  
自己的血液在流，人声嘈杂  
耳膜却觉察，思想的声音  
逃不出一一种发出荧光的宁静。人影前  
至少有十余次，我消融在了  
四面八方空气的鼓荡中

吴若木，现居昆明，供职于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，作品散见于《滇池》《大益文学》等刊物。